

哲学史

62 怀特海与过程神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学期结束前，大家都收到书评指南了吗？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发指南了，也就是说你们错过了两次。让我想想，还有谁在？有人在吗？好的。好的，今天我们继续讨论怀特海。

我想重点探讨怀特海的上帝观。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他的整体哲学体系，特别是他的形而上学有所了解。因为不言而喻，人们对上帝以及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实际上取决于形而上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的概念是系统依赖的。

上帝的概念是依赖于体系的，没错，因为你如何理解上帝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自然，这一点显而易见。上次我们介绍了怀特海。我强调的是，对怀特海而言，一切现实的基本构成要素并非具有持久不变的实体，而是事件。

事件可能非常短暂，比如只有五十分之一秒。五十分之一秒非常短。他倾向于把这些微小的事件称为真正的事件。

而“事件”一词，有时甚至用“实体”一词来指代规模较大的事件。但无论你谈论的是微观事件还是宏观事件，比如这节课、你的大学教育，或是美国历史，你会发现，每件事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各不相同。无论你谈论的是什么事，所有事件都可以用三个组成要素或三个因素来描述。

正如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三个因素是客观数据，实际上就是原因，或者说有效原因，客观数据、无限可能性和决策。我再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理解它至关重要。所以，如果你设想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引发了新的事件？引发新事件的是两个过程的交集。

这样，第二个过程的客观数据就与第一个过程中的现有状态相交。因此，在这个交汇点上，存在一些客观数据，它们将会产生影响。您说这就是因果机制。

是的。鉴于所有这些后潮流事物的基本模型都是人类意识，在人类意识中，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他所谓的“物理感知”来感知客观数据。当然，“感知”是莱布尼茨提出的一个术语。

它是“领悟”（apprehension）的缩写，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理解”（complementation）。但领悟某事仅仅意味着接受它，意识到它，并让它对你产生影响。他指出，领悟可以有积极的一面，也可以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接受，是指你接受并吸收这种影响。消极接受，是指你拒绝它、忽视它或避而远之。你会明白的。

但是，新的事件，凭借客观数据，即被实际感知到的数据，是一种情感体验，而非认知体验。因此，他批判笛卡尔、洛克、贝克莱和康德等人的知识表征理论，认为这些理论赋予认知、概念和观念以优先地位。在感知体验或感知事件中，最初的启动因素并非观念，而是因果刺激。

是情感层面，而非认知层面。这种感知体验是所有其他类型事件的范式。因此，即使在无意识的生物体中，也存在一种低级的、与物理感知相对应的体验。

也就是说，这就是因果机制。你会明白的。所以，这是物理把握。

永恒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抽象的、逻辑上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由客观数据促成的。那么，这些客观数据，这些新的体验，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嗯，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不同的可能性。你会看到的。

当然，意识经验中那些永恒的可能性就是观念，而观念是通过他所谓的概念理解来把握的。显然，概念理解是认知性的。因此，观念并非首要的，这与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的观点不同，仿佛在经验中，你只是被各种观念所包围。

不，休谟的观点更准确。它充满力量，生动活泼。其思想也由此展开。

情感因素优先于认知因素。因此，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他意识到，如果这些可能性是逻辑上的，那么它们就是某种客观的逻辑可能性。

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这些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它们并非我们凭空捏造的。我们无法凭空创造可能性。

我们或许能将各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但我们无法创造可能性。我们或许能识别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创造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可能性始终存在。

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你会发现，尤其是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他称这些为永恒的对象。这意味着它们是思想的对象，就像洛克所说的观念是对象一样。

它们是思维的对象，是你意识到的客观可能性。因此，在客观数据的这种因果刺激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意识过程中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可能性，而在无意识过程中，这些可能性仍然存在。

这些可能性依然存在，无论是否有人知晓它们是什么。而决定未来的，正是他所说的“抉择”。在人类意识中，这通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抉择。

这就是我打算如何处理新的Givens的方式。有意识的决定。但即使在无意识的过程中，无论是生物的、物理的等等，也存在一个截止点，一种选择性。

并非所有可能性都能实现，但有些会在自然进程中实现。而正是这种选择，构成了他所谓的“主观目标”。因为在选择的过程中，你所选择的可能性就成为了你所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你要做的。你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明白吗？

现在，最初的主观目标是由自然因果过程呈现的。假设给定这些数据，结果为…… 。在任何确定的过程中，最初的主观目标就是这个新事件的主观目标。

主观性在于，由于吸收了新的数据，新事件本身就成为了某种内在的最终目的。它是内在的。注意，他对一切都抱有目的论的解释。

目的论的解释。这不是一个机械论的宇宙，而是一个目的论的宇宙。

对于有意识的生命体而言，最初的主观目标可以转变为一种修正后的主观目标。一种修正后的主观目标。这样，你或许能够抵抗某种事物对你的影响，并以其他方式处理新的信息输入。

当然，就连你家的宠物狗有时也会无视你的呼唤和哨声，跑去追隔壁的猫。它最初的主观目标在闻到猫的气味后就变成了另一种主观目标。我一直觉得狗是先闻后看的。

“三思而后行”这句格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狗来说也十分适用。我觉得有些人做事不看就跳，而狗则是先闻后看，等等。

但这种观察可以提供一个修正后的主观目标。所以，存在初始主观目标和修正后的主观目标。所有事件都是如此。

正如我上次所说，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天地万物中，这种意识或无意识的程度各不相同。主观目标的概念是目的论的。那么，它指向何方呢？它指向事件的完成。

你明白了吗？当这些新数据所蕴含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时，那么，这件事就完成了。这就像一个基因过程，不妨用生物学的比喻来说：一个基因过程。

所以，你有了受孕，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受孕，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受孕。你因为因果刺激而有了受孕。你有了受孕。

你可以把这比作胚胎发育过程中各种可能性的出现和选择，直至新事件的诞生，伴随着主观目标的成熟和最终的实现。当然，成熟的事件会逐渐消退。

你明白了吗？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出生、成熟、死亡，而这又导致了出生、成熟、死亡的再次发生。嘿，辩证法？黑格尔？对。正题、反题、合题。

你看，黑格尔传统的影响就体现在对世界进程的这种全面理解上。整个世界进程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具有辩证结构。

在综合分析中，客观数据得以保留，但它们所带来的新可能性超越了这些数据本身。明白了吗？在综合分析中。那么，事件的完成就带来了他所谓的满足感。

满足感。再次强调，这是一个源于意识感知体验的术语。它是范式。

你知道我说的“范式”是什么意思吗？外语里有一些特定的动词范式。你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动词的变位，你就得追溯到它的范式。我认识一个天才，一个天才。

用法语来说。诸如此类。明白了吗？所以，有意识的感知体验就是范式。

当你难得有机会去欣赏和体验事物时，那种满足感尤为强烈。怀特海认为，审美满足感正是源于这种满足感。这里的“审美”最初指的是欧陆德语中感官上的满足。

伊斯坦纳米与感官有关；康德的先验美学也与感官有关。但它也具有英语意义上的美学意义，即审美上的满足感。你如何描述这种审美满足感，也就是体验的最终境界？嗯，它指的是事件中的一切，这三个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体。

所以，这件事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体验。现在请注意我们是如何运用“体验”这个词的。比如，你第一次尝到山核桃派；多么美妙的体验啊！

这可能是四年的大学教育，惠顿学院的经历。明白了吗？也可能是在人类历史某个阶段的尾声，历史学家回顾往事时会说，整个历史本身就是一段人类经历。它独一无二，拥有自身独特的身份，并由此产生一种统一的感受。

你明白了吗？所以这种满足感是一种有序的统一，是矛盾的和谐。矛盾？是的，是现实与可能性的对比。这种强烈的感受，源于整体体验中对立元素的有序和谐。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解释、描述艺术之美的体验的。你看？各种对比在交响乐的最后时刻完美融合，浑然一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该鼓掌？那就是在音乐达到完美融合的那一时刻。

体验是完整的。他运用了这些美学类比。在这类过程、这类事件中，美好之处在于它有助于带来满足感。

善是通往美的工具。怀特海明确地这样认为。他的伦理学是一种功利主义伦理学。

善是实现审美目的的手段。而恶则是对这种和谐的零碎、短暂的反抗。它要么是因为抵制正在形成的宏大目标及其综合性，要么是因为其本身的琐碎乏味而变得令人厌倦。

没错，枯燥乏味的小说就是糟糕的小说。枯燥乏味的讲座就是糟糕的讲座。而那些充斥着无关内容、干扰情节发展的作品，也是糟糕的作品。

但我们所说的邪恶，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对立面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最终会在综合中得到调和。所以，当怀特海谈到他的儿子时，他的儿子曾在一战期间为英国皇家飞行队（当时称为皇家飞行队，后来发展成为英国皇家空军）效力，并在一战期间法国战壕上空的空战中被击落。怀特海谈到这件事时，认为儿子的生命最终会完美地融入历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所说的邪恶问题呢？不妨留意一下，这其中蕴含着19世纪进化论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

那么，你看，这种对感知体验这类事件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对人生的描述。它就是对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历史的描述。明白了吗？记住，他所说的终极范畴，或者说终极解释范畴，就是创造力。

新事物如何在对立面的冲突中产生？一个事件如何孕育另一个事件？在死亡中，我们得以重生。

那么，如果这就是世界进程、创造过程的本质，无论它真实存在还是他所理解的，创造过程、世界进程，这又说明了人类的什么呢？这说明，人类本质上就是大卫·休谟所说的个人身份。记住，休谟说过，我们意识中所知的个人身份仅仅是一系列感知的集合。对过去经验的当下记忆，也就是这一系列感知，才是你唯一能够描述的个人身份。

当然，怀特海德将这些感知拉长到一段时间之内。但正是这些经历的连续性赋予了身份认同，所以当你看着十年前自己的照片时，你会说，是的，那就是我。然后，由于这种连续性，你就能与照片中的自己产生认同感。

但他说道，人类自我不过是一个由各种事件构成的社会，却有着统一的结构。一个由事件构成的社会。但我们今天想探讨的问题是：上帝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所有事件的这三个要素。

请记住，在怀特海看来，上帝并非这些形而上学普遍规律的例外，而是其最佳例证。因此，上帝是以感知经验的形象来构想的。

换句话说，对上帝的理解取决于对“成为上帝”这一体验的认知。自我意识是投射到终极存在的视角。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认为，上帝的本质有三个阶段。

如果你愿意，可以这样理解：上帝在任何事件中都具有三重属性。好的，这就是任何事件的本质。这里有三种属性，上帝也具有三重属性，这与事件的重属性息息相关。

上帝的三重属性只不过是另一个例子，一个三重事件的例子。明白了吗？换句话说，我们称之为上帝的存在，和其他任何存在一样，也是一种事件。

永恒的事件。你看，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事件。永恒的事件。

他在这三重本质中所谈论的是上帝的原始本质、他的原始本质以及他的后果本质。

还有形容词的性质。明白了吗？现在，你不仅要记住单词的意思，还要学会看单词时理解它们的含义。而形容词（superjective）这个词，拉丁语是yaki o，是动词“投掷”、“抛掷”的意思。

超级，结束，继续。是的。所以，正是上帝的超验本质，使得上帝能够赋予自然某些东西。

对世界而言，但上帝的本质是结果性的，上帝从世界获得某些东西。你明白吗？所以你必须从上帝的本源本质出发，才能知道上帝最初拥有什么，一个事件如何影响上帝，以及上帝最终会给予这个事件什么。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永恒不变的是上帝的原始本性。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这一点永不改变。结果性、附加性，这些都在变化。但原始性永不改变。

什么是本原性？它是所有永恒事物的有序和谐。永恒事物就是永恒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你必须把上帝看作是所有逻辑可能性的总和。

记住这一点。然后看看它如何与过去遥相呼应。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那些永恒的理念、永恒的理想，柏拉图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上帝心中的概念可能性，是上帝心中的原型。

没错，奥古斯丁正是从亚历山大教父那里，从早期教会深受中期柏拉图主义影响的逻各斯传统中汲取了这些思想。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讨论的怀特海思想的三大影响因素吗？第三个就是这些亚历山大教父。所以，实际上，怀特海所做的，是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将其通过中期柏拉图主义转化为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语言，基督教教会采纳并将其应用于造物主上帝和道成肉身的逻各斯，其中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是的，一切永恒理性，一切理念。

他们就是这样解释他的全知全能的。亚历山大传统、殉道者查士丁、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整个中世纪传统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怀特海却偏偏喜欢回到亚历山大学派。

所以，在思考上帝和上帝的体验，上帝自身的体验时，你必须思考他对这些想法的思考，他永恒的智慧，以及他创造的可能性。如今，随着自然本身、世界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事件的发生，无所不在的上帝也在体验着这个世界。他能够感受到世间万物正在发生的一切。

所以上帝能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一切。上帝的感知，不要动摇他。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怀特海一直使用的语言。我稍后会读一些给你听。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对各种可能性的概念性理解。

这里，他称之为对客观数据，也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物理性把握。你明白吗？上帝，在这种非常感性的意义上体验着世间万物，同时又知晓各种永恒的、概念上和谐的可能性，他会怎么做呢？在他的超验本质中，他为世界进程提供了可能性。是的，正是上帝提供了最初的主观目标。

上帝，不是某种盲目的机械力量，而是真正的上帝。当然，在人类经验中，你现在开始明白，人类有自由去抗拒上帝的旨意。有自由去改变上帝出于善意所设定的目标和目的。

因此，上帝的原始本性对应于自然事件中的第二个要素；上帝的结果本性对应于自然事件中的第一个要素；上帝的超验本性对应于第三个要素。

也就是说，第三点，它进而引向未来的事件。因此，当下一个事件按部就班地发生时（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上帝的原始本质包含了这种新情况的所有可能性。你明白吗？是的，因为所有可能性都包含了任何新情况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可能性。

所以，原始本能总是存在，并蕴藏着某种力量。我说的是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件。当然，这并非指事件的发生。

啐。小心，又来了。啐。

不，不是那样。更像是，嗯，既然我用了声音，那就像是一首极其复杂但又宏伟壮丽的交响乐。或者，如果你想用“线”来比喻，它更像是一条极其复杂的贝尔电话线，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得花一个星期才能修好。

你看，事件环环相扣，层层嵌套，联系错综复杂。但为了简单起见，他将其分析为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那么，这又揭示了怎样的上帝呢？嗯，他是一位统摄宇宙上帝。

他说，上帝是秩序的原则。或者用他的话说，上帝是具体化的原则。现在你看看“具体化”这个词，我想你会想到具体的事物。

不，别。千万别轻信他的话，尤其是他用的专业术语。“凝结”在他看来似乎是“凝固”的同义词。

即使不懂拉丁语，concrecence 这个词的意思仍然是“一起生长”。Cresco 是动词，意思是“生长”，con 是“与……一起生长”。以前有一种食用油脂就叫 Cresco。

在如今这个注重脂肪的时代，它们都变成了液体而非固体。Cresco 是一种烹饪油脂，它能让蛋糕膨胀。于是就有了凝结现象。

那么，上帝就是具体化、融合的原则。正是上帝维持着万物生长，最终汇成交响乐般的和谐。但请注意，上帝并非世界进程的始作俑者。

上帝并非创造力的创造者。终极范畴是创造力。创造力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帝。但怀特海似乎认为，存在着某种自然过程，它们一直都在进行，如此往复，源远流长。你看，怀特海并没有理由认为上帝是第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猜想，明天晚上讲座的题目——“上帝与宇宙大爆炸”——对于怀特海神学家来说，与传统有神论者理解的上帝会截然不同。怀特海神学家对上帝

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他既不认为上帝是创造者，也不认为上帝是终结者。我想，终结者现在应该是科幻小说里的术语了吧。

上帝正在结束这一切。换句话说，他没有末世论。他没有末世论。

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说的是一种没有末世论的目的论？是的。目的论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所以和谐一直在产生，而且是永恒和谐。明白吗？是的。

那是一种永恒和谐。所以他并不认为历史有一个终点，它朝着这个终点前进。上帝是具体化的原则，是秩序的原则。

他还称上帝为限制原则。因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只有有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此，在怀特海看来，世界进程不会自我毁灭。如果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不存在，那么它就不可能自我毁灭。上帝的主观本质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所以你会注意到，他强调的是上帝的创造力，以及上帝在整个世界进程中，无论事件多么微小或宏观，都以充满爱意的方式赋予其最初的主观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本身也是一个事件，一个无所不包的事件。明白了吗？这既不是泛神论，也不是任何意义上将上帝视为创造者的传统有神论。

我们稍后会发现，一些过程神学家将其视为一种泛神论。一切都发生在作为神的体验之中。但是，作为神的事件，这种包罗万象的超然体验，远超世间一切过程的总和。

所以，泛神论。现在你或许会忍不住问，就像我一位朋友每次谈到这类问题时都会问的那样：那么，体验者是什么？体验者是什么？怀特海的回答是，好吧，就你而言，作为一个感知者，什么不是感知者？什么是人？你看，我们唯一能说的是，人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而这些事件整体上具有统一性和和谐性。这就是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记忆理论。

明白了吗？因为这是一种过程哲学，而非物质哲学。不要去寻找基质、物质、实体、会思考和感受的东西。不，不是寻找会思考和感受的东西，而是思考和感受本身。

这就是事实。事情就是这样。我来读一段怀特海德的话，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他的主要著作《过程与现实》。临近结尾处，有一部分论述了上帝与世界。以下就是这部分内容。

在有神论哲学形成初期，也就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经过与文明的持续演进，出现了三种思想流派。你知道，他经常提到“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些辩证的三元组。

你看？三种思路浮现出来，它们在细节上虽有诸多变化，但分别体现为：第一，上帝是帝王的化身；第二，上帝是道德能量的人格化；第三，上帝是终极哲学原则的化身。

那么，他究竟在想什么呢？这三种思想流派分别与神圣的凯撒联系在一起。还记得罗马元老院是如何将罗马凯撒神化的吗？他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成为了神。他是帝国的统治者。

上帝，即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道德力量的第二个化身是希伯来先知。第三个化身，终极哲学原则，是亚里士多德。

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早于印度和佛教思想，希伯来先知的思想中也蕴含着早期思想的痕迹。伊斯兰教和神圣的凯撒们，在各个时代和地域，仅仅代表着最自然、最显而易见的偶像崇拜式的有神论象征。有神论哲学史展现了这三种不同方式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各个阶段的融合。

然而，基督教确实起源于加利利。不是伽利略，而是加利利。好吧，基督教起源于加利利。

还有一个观点与这三大主线都不太契合。它既不强调统治一切的凯撒，也不强调冷酷无情的道德家，更不强调不动声色的推动者。它着重描绘世间那些温柔的元素，它们在爱的驱动下，缓慢而静谧地运转。

它的意义在于当下，在于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度。它不展望未来，而是在当下找到奖赏。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每一只麻雀坠落，都会被人看见。你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被数过。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比其他人要难得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就是这样。你看，他并非被基督教神学所束缚，而是被某种自由主义神学传统中对耶稣的形象所束缚，这种传统强调耶稣是爱的化身。由于他的成长背景，他年轻时非常活跃。

那么，我们来看看，346。是的，我们设想上帝以祂自身的本性，温柔地、耐心地拯救一个中间世界的动荡。上帝的角色并非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斗争，破坏力与破坏力之间的斗争。

关键在于患者如何运用其概念协调中压倒一切的理性。那么，这种压倒一切的概念协调的理性是什么呢？是原始本性的首要地位，也就是他对所有可能性的概念协调。因此，他有能力将万事万物融会贯通，最终达到善的境界。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就是上帝的耐心。那些纯粹出于私利的破坏性邪恶叛乱，都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然而，它们在个体喜悦和悲伤中所取得的益处，以及引入必要的对比，都因其与完整整体的关联而得以保留。

这幅图景描绘的是一种温柔的呵护，不让任何事物消逝。上帝并非创造世界，而是拯救世界；更确切地说，他是世界的诗人，以温柔的耐心引领世界，使其走向真、善、美。当创造最终抵达其终点——永恒之境时，便实现了永恒与变迁的和谐统一。

就是这样。他谈到以爱为先导，而且在他的一本书里，他曾就爱——他认为爱就是厄洛斯——进行了长篇论述，不，应该说是反复论述。这本书就是《思想的冒险》。

他认为这里的“爱”指的是厄洛斯（Eros），而非博爱（Agape）。因为厄洛斯是柏拉图式中“爱”的表达，而爱又是什么呢？是对至善的爱。所以，上帝正是基于这种至善之爱而行事。

你看，这是一种向善的渴望。而这正是上帝最初赋予我们的目标，最初的主观目标，正在传播开来的。一种向善的渴望。

你还记得中世纪的目的论吗？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趋向于其自然之善的倾向。即使是那些误解了何为善的人类，仍然渴望善，即便他们曾说过“恶即善”，他们仍然渴望善。你看，他试图以这种方式重现那种目的论。

好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之前说过世界进程仍在继续。那么，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否符合这个进程呢？不，不。事实上，道成肉身也不符合。

你看，他谈论的是历史上的耶稣，而不是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所以，就像黑格尔一样，怀特海也认为基督教神学概念仅仅是符号，而不是概念上的真理。

记住，在黑格尔的理论中，最终的三元组体现在绝对精神层面，即从艺术到宗教再到哲学。宗教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而哲学则对其进行概念化。因此，宗教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话语。

那么，道成肉身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上帝在历史和自然中即将展现的爱的行动。事实上，几年前我开设了一门关于怀特海和过程神学的研讨课。在学期后半段，在学习完怀特海之后，班上的每位学生都负责研究一位20世纪的过程神学家，并探讨这位神学家对某些关键神学议题的论述。

而且我认为我们没找到任何一位对道成肉身做出传统解释的人。它始终是象征性的。其他基督教基本教义也是如此。

当然，我不会说这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并没有读完我让他们读的所有东西；我让他们替我读。你知道，这正是开设研讨课的最佳意义所在。

让别人帮你做研究吧。有时候我也想自己回去做。我跟人说过，等我退休了，我最想读的书就是怀特海的著作。

我断断续续地研究怀特海的著作已经40年了，一直在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我希望能够完成这项研究。但其中一件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仔细研读他所有的文献。

看看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在这方面真正超越了怀特海。或许有。但至少在文献中，这一点并不明显。

在描述这位神时，我甚至在代词的使用上都感到疑惑。我的意思是，似乎并非如此。但我想，或许我们必须回到他对“人”的定义。

是啊，你担心的是什么？“上帝”这个词？它的使用？他？对，对。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是个好问题。他的意思是上帝实际上是一个有意识、有自我意识的整体吗？我想是这样。

但另一方面，你心中又会涌起一丝疑虑。他会不会是在暗示某种力量或影响？比如来自上帝？你说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谈论一切事物都如此。而意识就是一切的范式。

不，我认为他指的是意识。在他去世后被录音并转录的一些晚间谈话中，他似乎确实是这样说的。他显然是这样说的。

是的。我想补充一点，或许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

与托马斯·阿奎那不同，怀特海认为上帝是创造的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对吧？因为创造是无中生有，所以不存在质料因。而在我看来，怀特海认为上帝是形式因和目的因，但并非动力因。

上帝是形式因，因为他的原始本性构想了所有逻辑可能性和逻辑秩序。明白吗？他也是目的因，因为他具有超验的本性，能够引导事件的发生。而“引导”正是他所使用的术语。

我虽然不是钓鱼爱好者，但我知道鱼饵是什么。它不会踢鱼的尾巴，它的作用是吸引鱼。

诱惑是目的因，而非动力因。因此，诱惑的制胜之道才是重要的，而理想的制胜之道在目的因果关系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怀特海看来，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关系，而非动力因的关系。

这意味着上帝没有作为。如果你所说的“作为”是指圣经历史中所指的那种，即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上所行的伟大作为。

你说的道成肉身或基督再临是上帝的伟大作为，不，上帝不会行动。我认为，上帝形而上学的根本性质就排除了上帝行动的可能性。

事实上，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怀特海的文章，题为《上帝为何不能行动》。这篇文章收录在罗纳德·纳什编辑的《过程神学》一书中。

它在图书馆里。在我看来，上帝无法行动的原因在于，怀特海的上帝的本质上是黑格尔式的上帝。它更像是施莱尔马赫的上帝，施莱尔马赫与其说是一个人格化的行动者，不如说是一个存在的基础。

你看。所以，仿佛这些行为的代理类别都不适用，你所依赖的仅仅是存在的基础。

这是间接影响自然的根本所在。因此，就像19世纪的自由主义神学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启示。一切都源于内在。

没有什么超自然现象。一切都是内在神圣创造力所驱动的自然过程。怀特海的观点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熟悉19世纪神学史、施莱尔马赫传统以及浪漫主义传统，那么你就会明白怀特海的思想。正如我所说，怀特海似乎把华兹华斯当作《圣经》来解读。

你还记得上次那句话吗？所以我觉得这是19世纪神学的浪漫化版本，它体现在20世纪的过程形而上学中。你能不能稍微重视一下创造力原则，它是所有现实的本质？好的，好的。

有些过程神学家试图这样做。确实有一些人试图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查尔斯·哈特肖恩或许是最著名的过程思想家之一。

他本人并未受到怀特海的影响，但与怀特海的思想发展轨迹相似。他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多年，之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退休后则在德克萨斯大学任教。哈特肖恩也是如此。

他非常认同泛神论，如果创造力即上帝，那么他确实可以算作泛神论者。他影响了很多人。或许当今最著名的过程神学家是约翰·科布，我记得没错的话，他目前在加州克莱蒙特神学院任教。

约翰·科布。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没时间谈论他们。

好的。下次，我想做的，也是我们以后在阅读这些书籍时会遵循的模式，是对他所著的《现代世界的科学》这本书做一些评述。

所以我建议你读一读。也许读得不够深入，不足以写出一篇评论。但请读一读，我们之后会做一些评论，也可以讨论你想讨论的话题。